

醉打山門

鑒子



河南人民出版社

62
61

出版者的話

「水滸」是一部反封建的偉大著作，在民間流傳得很廣。裏面所描寫的梁山衆英雄，如宋江、武松、李逵、魯智深等，特別爲人民羣衆所喜愛。中央對「水滸」給與了極大的重視：人民文學出版社已經把全部「水滸」重新出版；戲劇上，「三打祝家莊」、「獵虎記」等已在中央和各地多次上演；關於「水滸」的唱詞如「武松打虎」等也不少。本社爲了幫助民間藝人進行說唱，特約宋景昌同志，以羣衆所喜聞樂見的「墜子」形式寫成四個短篇唱詞。前兩篇：「醉打山門」和「大鬧野猪林」都是描寫魯達（魯智深）的；後兩篇：「江州劫法場」和「拳打殷天錫」是描寫李逵的。除「醉打山門」，作者參考了鼓子曲詞外，其餘三篇都是作者依據「水滸」原作寫成。希讀者、唱者、聽者如發現這本書有哪些缺點或錯誤，請及時告訴我們，以便再版時修正。

目 錄

醉打山門.....	(1)
大鬧野豬林.....	(10)
江州劫法場.....	(23)
拳打慶天錫.....	(36)

醉 打 山 門

魯達是個英雄漢，
 經略府做過提轄官，
 凜凜身材八尺半，
 膀又寬來腰又圓，
 練就一身好武藝，
 好打不平惹禍端，
 三拳打死鎮關西，
 懶打官司逃外邊。
 各州府縣捉拿他，
 他沒奈出家五台山，
 頭髮鬍鬚都剃掉，
 法衣袈裟身上穿，
 改名叫做魯智深，
 在深山古寺把身安。
 英雄出家當和尚，
 倒叫他心中不耐煩，
 他不去拜佛拜羅漢，
 他不去燒香燒銀錢，
 他不去唸經和誦咒，
 他不去打坐和參禪。

他嫌茶飯太清素，
他嫌寺院太清閒，
他想天下好漢，
他想吃肉把酒餐。
他沒把佛法看在眼，
他沒把清規放心間，
想撒尿便撒在佛殿後，
想睡覺便睡在供桌前。
別的和尙把他勸，
他兩眼一瞪賽雞蛋，
說是：「我想這樣幹，
與你小子啥相干，
再要胡亂來多嘴，
洒家使用耳已搨！」
怒吼一聲像雷響，
誰也不敢再多言。
長老對他多偏愛，
他有過錯也包涵。
魯智深出家到寺院，
眼看時光快半年。
冬去春來天氣暖，
正是豔陽二月天，
魯智深在廟裏心煩悶，
想到山下去遊玩，
換了一身皂直裰，

鴉青帶子繫腰間，
長筒襪子罩褲面，
一對雲鞋足下穿，
邁步走出山門外，
舉目抬頭四下觀：
只見那青山繞綠水，
只見那澗塘流清泉，
只見那樹林多茂盛，
只見那野花開的鮮，
只見那黃鶯枝頭叫，
只見那鴛鴦臥沙灘，
只見那猿猴去獻果，
只見那麋鹿遊山川。
魯智深觀看山中景，
不覺走到山腰間，
坐在山腰小亭內，
見一個漢子把酒担。
那漢子且走且叫喊，
原來是賣酒走上山。
魯智深慌忙來喚住，
叫一聲：「賣酒的聽俺言，
快快舀上幾碗酒，
酒家我要解解饑。」
那漢子聞聽忙答話，
尊聲：「師父聽俺言，

俺這酒火房轎夫都能買，
只是您出家師父不能沽。」
魯智深喝聲：「胡亂講，
爲什麼看人不一般？
別人買酒給錢鈔，
難道說洒家喝酒不給錢！」
漢子說：「這是長老囑託俺，
不叫俺賣給僧人把酒餐，
俺要是不聽長老話，
再想來山上賣酒難上難。
師父莫把俺埋怨，
爲的是長老法旨十分嚴。」
魯智深聽說酒不賣，
不由得怒火向上躡，
走上前去只一推，
把漢子推個臉朝天，
扁担扔到一旁去，
雙手抱起酒一罈，
用牙咬掉酒塞子，
一口氣把酒全喝乾，
喝完了兩罈酒哈哈笑，
連謗：「這酒真香甜。」
那漢子一見心害怕，
尊聲：「師父聽俺言：
長老知道定怪罪，

快給我酒錢好下山。」
魯智深出言面帶笑，
叫聲：「漢子聽俺言：
酒家幾月沒吃酒，
一見好酒口裏饒，
方才對您多無禮，
漢子莫要記心間。
酒價本當照數付，
可惜俺今天沒帶錢，
您明天再送兩罇酒，
酒家一并把賬還。
真人不會說假話，
好漢不會說謊言。」
那漢子信了英雄話，
担着空挑下了山。
魯智深喝了兩罇酒，
一霎時酒力往上翻，
只覺得熱辣辣心發躁，
渾身上汗浸浸沾衣衫。
英雄沒有用武地，
趁着酒興耍套拳，
英雄拉開八卦式，
前三後四、左五右六耍一番：
使一個鳳凰單展翅，
使一個蛟龍出水潭，

使一個犀牛來望月，
使一個孤樹把根盤，
使一個蘇秦來背劍，
使一個二郎來担山，
耍着耍着性子發，
照住那小亭的柱子攔，
喀嚓一聲柱子斷，
小亭子呼啦塌半邊。
英雄越耍心越躁，
解開了帶子和衣衫，
露出胳膊和胸口，
踉踉蹌蹌上了山。
小沙彌一見心害怕，
害怕他酒醉鬧事端，
害怕他進廟把人打，
急慌忙回首把門關。
魯智深走到山門外，
罵聲何人落門栓？
連喊數聲沒人應，
不由得英雄怒冲天，
一脚踹開門兩扇，
又只見沙彌站兩邊。
英雄動手就要打，
小沙彌一閃四下躡，
有一個沙彌沒跑了，

被英雄抓住不放寬。
英雄扭頭只一看，
見兩座神像很威嚴，
一個個呲牙咧着嘴，
瞪着眼睛握着拳。
英雄就把沙彌問：
「這是小鬼是判官？」
沙彌急忙開言道，
尊聲：「師兄聽俺言：
這本是金剛神兩座，
左右把守在廟前，
這一個不叫咱把酒飲，
那一個不叫咱把色貪。」
英雄聞聽冲冲怒，
頂門槓子手中掂，
打個箭步神台上，
一脚踢開木欄欄，
照住神像往下打，
噠噠噠噠打的歡，
只打得鼻子眼睛都塌陷，
只打得腦袋瓜子歪一邊，
只打得金盔金甲稀疤爛，
只打得胳膊大腿不周全。
英雄忽然一轉臉，
見那廂一座金剛怒目觀。

英雄說：「莫非打他你不願，

你想替他幫幫拳？

洒家我可不怕你，

較量較量有何難。」

打個箭步飛過去，

雙手他把金剛扳，

左一搖來右一擺，

攪得神台亂動彈。

只聽咕通一聲響，

把金剛摔在地平川，

又是灰來又是土，

又是瓦塊又是磚。

英雄拍手哈哈笑：

「俺笑你金剛太不沾，

俺只當你是真金煉，

却原來都是麻繩纏。

今天俺把你打碎，

我叫你廟門耍威嚴！」

小沙彌一見吓破胆，

一路小跑往後竄，

口尊：「師父不得了，

魯智深闖下大禍端，

他酒醉只把山門打，

把金剛神像都打翻。

長老聞聲離了座，

前行來到山門前，
只見金剛被打壞，
魯智深酒醉躺一邊。
長老上前擊一掌，
英雄醒來把身翻，
翻身起來行個禮，
問聲：「師父可安然？」
長老連把智深叫，
叫聲：「智深聽我言：
出家人應當守清規，
你不該私自把酒餐，
吃醉酒又把山門打，
真乃是無法又無天。」
英雄說：「今後再不敢，
望師父饒恕這一番！」
長老說：「寺內無法再留你，
你可就下五台山。
我給你修下一封信，
差你下書到河南，
開封有個相國寺，
命你到那裏開菜園，
給你白銀整十兩，
你在路上作盤纏。」
英雄聞聽忙告便，
收拾了禪杖戒刀下高山，

一路上打救人多少，
到後來終於到河南。

大鬧野猪林

高太尉是個大奸臣，
帶領着八十萬羽林軍。
他的兒子高衙內，
仗着勢力欺壓人，
他看見林冲娘子長得好，
一心心霸佔要成親。
高太尉順了兒子意，
詎林冲持刀入衙門，
詎賴林冲要行刺，
送交開封府去審訊。
開封府暗送了太尉命，
硬把那假的說成真。
林冲有理不能論，
林冲有冤不能伸，
在府堂挨了幾十棍，
只打得皮開肉爛血淋淋，
臉上刺了塊金印，
發配滄州去充軍。
開封府派定董超和薛霸，
派他們兩個送犯人。

董超薛霸奉了命，
收拾行李好動身。
忽然聞酒保來喚叫，
言說酒店來個大官人，
請他們兩個去吃酒，
要同他兩個把話云。
二公差聽說不怠慢，
隨着酒保到店門，
董超薛霸到酒店，
果然見酒店坐個大官人
頭戴一頂萬字巾，
身穿皂衫黑背心，
面前擺着一桌菜，
俱都是海味和山珍。
那官人一見公差忙讓座，
叫酒保趕快把酒斟，
酒過三巡菜五味，
從袖內掏出十兩金，
他言說：「兩位各收金五兩，
有一件小事須勞神。」
公差說：「從來不識官人面，
給俺金子爲何因？」
那人說：「我是陸謙陸虞候，
本是那高太尉的心腹人。
只因爲林冲得罪高太尉，

高太尉把林冲恨在心，
知道您押解林冲滄州去，
特命我送給您十兩金，
將林冲結果在中途路，
您可以早早轉家門。
倘若是開封府不願意，
高太尉自己担責任，
天塌的事情也不要緊，
你二人不必多担心！」
董超說：「話兒雖然這樣講，
可總怕連累着自己身。」
薛霸說：「老董你也太謹慎，
高太尉有命令敢不遵？
他叫咱死也得死，
更何況送咱十兩金，
我勸你不必再猶豫，
咱兩個就把金子分。
路上有個險惡處，
地名叫做野猪林，
到那裏把林冲結果掉，
神不知來鬼不聞。」
陸虞候閉聽心歡喜，
用手端起酒一尊，
「我祝二位早成功，
把林冲結果在野猪林，

剝下他臉上金印作憑信，
我另外奉送您十兩銀，
千萬莫要誤了事，
我在家裏專候好音！」
他三人商量一定分了手，
二公差來到監裏提犯人，
手裏拿着水火棍，
押解林冲動了身。
那時候正是六月半，
天氣炎熱似火薰，
在路上還沒有走幾步，
汗水滾滾濕衣襟。
林冲的棒瘡齊發作，
渾身疼痛像扎針，
走一步來一拐腿，
行一步來一呻吟。
薛霸不住連聲罵，
罵聲「林冲賊配軍，
兩天只走了六十里，
這樣走法急煞人，
此去滄州兩千里，
你休要故意拖時辰！」
林冲說「棒瘡發了難行路，
豈敢故意磨光陰，
還望公差大哥多担待，

瘡一輕我就往前奔。」
正行走只見天色晚，
一輪紅日向西沉，
三人一同把村進，
找個客店來安身。
林冲不待公差講，
從包裏取出些散碎銀，
央店家買些酒和肉，
請公差吃得醉醺醺。
林冲渾身疼又困，
酒肉點滴難入唇，
只喝了一碗白開水，
倒身躺在後牆根。
薛霸燒了鍋滾開水，
滿滿倒了一大盆，
開言叫聲「林教頭，
這一盆洗腳水很清新，
你洗洗腳來解解困，
睡覺也能睡安穩；
要是你帶着刑枷不方便，
我來替你洗洗塵。」
林冲說：「這樣可是使不得」，
薛霸說：「出門人何必太認真。」
林冲不知是詭計，
只顧把腳往下伸，